

三遂平妖传

（明）罗冠中 著 ·1·

出版社：伊犁人民出版社

书号：ISBN 7-5426-4

版权所有：北京烨子工作室

类别：言情小说

出版时间：2005-2-7

字数：22万

内容提要：

话说大宋仁宗皇帝朝间，东京开封府汴州花锦也似城池，城中有三十六里御街，二十八座城门；有三十六条花柳巷，七十二座管弦楼，若还有答闲田地，不足栽花蹴气球。那东京城内势要官宦且不说起，上下有许多员外：有染坊王员外，珠子李员外，泛海张员外，彩帛焦员外，说不尽许多员外。到底这与本故事什么关系呢？

第一回 胡员外典当得仙画

张院君焚画产永儿

词曰：

君起早时臣起早，来到朝门天未晓；

东京多少富豪家，不识晓星宜到老。

话说大宋仁宗皇帝朝间，东京开封府汴州花锦也似城池，城中有三十六里御街，二十八座城门；有三十六条花柳巷，七十二座管弦楼，若还有答闲田地，不足栽花蹴气球。那东京城内势要官宦且不说起，上下有许多员外：有染坊王员外，珠子李员外，泛海张员外，彩帛焦员外，说不尽许多员外。其中个一员外，家中巨富，真个是钱过壁斗，米烂陈仓。家中开三个解库：左边这个解库专当绫罗段匹；右边这个解库专当金银珠翠；中间这个解库专当琴棋书画，古玩之物。每个解库内用一个掌事，三个主管。这个员外姓胡名浩，字大洪，止有院君妈妈张氏，嫡亲两口儿，别无儿女。正是眼睛有一对，儿女无一人。一日，员外与妈妈用坐在堂上，员外蓦然思想起来，两眼托地泪下。妈妈见了，起身向员外道：“员外！你家中吃的有，着的有，又不少什么，家里许多受用；将上不足，比下有余。缘何恁般烦恼？”胡员外道：“我不为吃着受用，家私虽有些，奈我和你无男无女，日后靠谁结果？以此思想不乐。”妈妈说道：“我与你年纪未老，终不然就养不出了？或是命里招得迟也未见得。闻得如今城中宝篆官里，北极佑圣真君甚是灵感。不若我与你拣个吉日良时，多将香烛纸马拜告真君，求祈子嗣。不问是男是女，也作坟前拜扫之人。”便叫养娘侍妾：

·2·

“且去安排酒来，我与员外解闷则个。”夫妻二人吃了数杯，收拾了家火歇息了。又过数日，恰遇吉日良时，叫当直的买办香纸，安排轿马，伴当丫鬟跟随了，径到上策宫门首，歇下轿马，走入宫里来，到正殿上烧香，少不得各殿两廊都烧遍了。来到真武殿上，胡员外虔诚祷祝：生年月日，拜求一男半女，也作胡氏门中后代。员外推金山，倒玉柱，叩齿磕头，妈妈亦然，插烛也拜拜了。又况告化纸，出宫问家，小在话下。自此之后，每月逢初一、十五日便去烧香求子，已得一年光景。忽一日，时值五月间天气，天道却有些热。只见中间这个解库托地布帘起处，走将一个先生入来。怎生打扮：

头戴铁冠，鱼尾模样；身穿皂沿边烈火绯袍。左手提着荆筐篮，右手拿着鳖壳扇。行缠绞脚，多耳麻鞋。元来神仙有四等：

走如风，立似松，卧如弓，声似仲。

只见那先生揭起布帘入来，看着主管。主管见他道貌非俗，急起身迎入解库，与先生施礼毕，樊上分宾主坐了，忙唤茶来。茶毕，主管道：“我师有何见谕？”那先生道：“告主管，此间这个典库，足专当琴棋书画的么？”主管道：“然也！”先生道：“贫道有一幅小画，要当些银两，日后便来取赎。”主管道：“我师可借来观一观，看值多少。”主管只道有人跟随他来拿着画，只见那先生去荆筐篮内，探手取出一幅画来，没一尺阔，递与主管。主管接在手里，口中不说，心下思量：“莫不这先生作耍笑？跳起来这画儿值得多少？”不免将画儿叉将起来看时，长不长五尺；把眼一观，用目一望，元来是一幅美女图。画倒也画得好，只是小了些，不值什么钱。主管回身问道：“我师要解多少？”只见这先生道：“这画非同小可，要解伍拾两银子。”主管道：“告我师！只怕当不得这许多。若论这一幅小画儿，值也不过值三五十贯钱，要当伍拾两银子，如何解得？”这先生定要当，主管再三不肯。两个正较论之间，只听得鞋履响，脚步鸣，中间布幕起处，员外走将出来，道：

“主管，烧午香也未？”主管道：“告员外，烧午香了！”那先生看着员外道：“员外，稽首！”员外答礼道：“我师，请坐拜茶！”员外只道他是抄化的。主管道：“此位师父有这幅小画，要与伍拾两银子，小人不敢当，今我师定要当。”员外把眼一觑，道：“我师这画虽好，小值许多，如何当得伍拾两？”那先生道：“员外！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这幅画儿虽小，却有一件奇妙处。”员外道：“有甚奇妙处？”先生道：“此非说话处，请借一步方好细言。”员外与先生将着手径进书院内，四顾无人，员外道：“这画果有何奇妙？”先生道：“这画于夜静更深之时，不可教一人看见，将画在密室挂起，烧一炉好香，点两枝烛，咳嗽一声，去棹子上弹三弹，礼请仙女下来吃茶。一阵风过处，这画上仙女便下来。”那员外听得，恩忖道：“恁地是仙画了！”即同先生出来，交主管：“当与师父去罢。”主管道：“日后不来赎时，却不干小人事。”员外道：“不要你

管，只去簿子上注了一笔便了。”员外一面请先生吃斋，就将画收在袖子里，却与先生同入后堂里面坐定吃斋罢，员外送先生出来，主管付伍拾两银子与他，先生辞别自去。不在话下。员外在家巴不得到晚，交当直的打扫书院，安排香炉、烛台、茶架、汤罐之类，觉到晚也，与妈妈吃罢晚饭，只见员外思量个计策，道：“妈妈，你先去歇息，我有些帐目不曾算清，片时算了便来。”不觉楼头鼓响，寺内钟鸣，看看天色晚了。但见：

十分饿然黑雾，九霄云里星移。八方商旅，回店解卸行装；七星北干，现天关高垂半侧。绿杨荫里，缆扁舟在红蓼滩头；五运光中，竟赶牛羊入圈。四方明亮，耀千里乾坤；三市夜横凉气。两两夫妻归宝帐，一轮皎洁照军州。

·4·

胡员外径到书院，推开风窗，走进书院里面，分付当直的：

“你们出去外面伺候。”间身把风窗门关上，点得灯明了，壁炉上汤罐内汤沸沸地滚了。员外烧一炉香，点起两枝烛来，取过画叉，把画挂起，真个是摘得落的娇娆美人，员外咳嗽一声，就棹子上弹三弹，只见就桌子边微微地起一阵风。怎见得这风？善聚庭前草，能开水上萍；动帘深有意，灭烛太无情。入寺传钟响，高楼运鼓声；惟闻千树吼，不见半分形。

风过处，只见那画上美人历所地一跳，跳在棹子上；棹子上一跳，跳在地上。这女子脚到丈五尺三寸身才，生得如花似玉，白的是皮肉，黑的是头发。怎见得有许多好处？

添一指太长，减一指太短，施朱太赤，付粉太白。不施脂粉天然态，纵有丹青画不成，有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

只见那女子觑着员外，深深地道个万福。那员外急忙还礼，去壁炉上汤罐内倾一盞茶递与那女子，自又倾一盞茶陪奉着。

吃茶罢，盞托归台，不曾道个什么，那女子一阵风过处，依然又上画去了，员外不胜之喜，即时自收了画，叫当直的来收拾了，员外自回寝室歇息。不在话下。自此夜为始，每日至晚便去算帐。

却说张院君思付道：“员外自前到今，约有半月光景，每夜只说算帐，我不信有许多得算。”不免叫丫鬟将灯在前，妈妈在后，径到书院边，近风窗听时，一似有妇人女子声音在内。妈妈轻轻地走到风窗边，将小姆指头蘸些口唾，去纸窗上轻轻地印一个眼儿，偷眼一张，见一个女子与员外对坐了说话。这妈妈两条忿气从脚板底直灌到顶门上，心中一把无明火高了三千丈，按纳不下，舒着手，推开风窗门，打入书院里来。员外吃了一惊，起身道：“妈妈做甚么？”那妈妈气做一团，道：

·5·

“做甚么？老乞丐！老无知！做得好事！你这老没廉耻，每夜只推算帐，到今半月有余，却在这里为这等不仁不义的勾当！”

“正闹里，只见那女子一阵风过处，已自上画去了。那妈妈气喷喷的唤：“梅香！来与我寻将出来！交你不要慌！”员外口中不道，心下思量，自道：“你便把这书院颠倒翻将转来，也没寻处。”那妈妈寻不见这个女子，气做一堆，猛抬头起来，周围一看，看见壁上挂着这幅美女，妈妈用手一扯，扯将下来，

便去灯上一烧，烧着，放在地上。员外见妈妈气，又不敢来夺。那画烘烘地烧着，纸灰在地上团团地转，看看旋来妈妈脚边来，妈妈怕烧了衣服，退后两步，只见那纸灰看着妈妈口里只一涌，那妈妈大叫一声，匹然倒地。胡员外慌了手脚，交迎儿、梅香相帮扶起来，坐在地上。去汤罐内倾些汤，将妈妈灌醒，扶将起来，交椅上坐地，妈妈道：“老无知做得好事！”唤养娘：“且扶我去卧房中将息。”妈妈睡到半夜光景，自觉身上有些不快。自此之后，只见妈妈眉低眼慢，乳胀腹高，身中有孕。胡讨外甚是欢喜，却有一件心中不乐：被妈妈烧了这画，恐后那先生来取，怎得这画还他？不在话下。

时光似箭，日月如梭。经一年光景，妈妈将及分娩，员外去家堂面前烧香许愿，只听得门首有人热闹，当直的来报员外道：“前番当画的先生在门前。”胡员外听得说，吃了一个蹬心拳，只得出来迎接道：“我师，又得一年光景不会。不敢告诉，今日我房下正在坐草之际，有缘得我师到来。”只见那先生呵呵大笑道：“妈妈今日有难，贫道有些药在此。”就于荆筐篮内取出寸葫芦儿来，倾出一丸红药，递与员外，交将去用净水吞下，即时便分娩。员外收了药，留先生斋了，先生自去，亦不提赎回画之事。且不说先生，却说员外将药与妈妈吃了，无移时生下一个女儿来，员外甚是欢喜。老娘婆收了，不免做三朝、满月、百岁、一周，取个小名：因是纸灰涌起腹怀有孕，因此取名叫做永儿。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不觉永儿长成七岁。员外请一个先生在家教永儿读书，这永儿聪明智慧，教过的便会。易长易大，看看十岁。时遇八月十五日中秋夜，至晚来，胡员外打发各解库掌事及主管回家赏中秋，分付院子俱备牢拴门户，仔细火烛。至晚好轮明月。但见：

桂华离海峤，云叶散天街。彩霞照万里如银，玉兔映千山似水。一轮皎洁，能分宇宙澄清；四海团圆，解使乾坤明白。影摇旷野，惊独宿之栖鸦；光射幽窗，照孤眠之怨女。冰轮碾破三千界，玉魄树吞万里秋。此夜一轮满，清光何处无。却说胡员外、妈妈、永儿三口儿，其余尔子侍婢伏事着，自在后花园中八角亭子上赏中秋，饮酒赏月。只因这日起，有分交：胡员外弄做子衣不充身，食不充口；争些个几乎儿三中儿饿死。正是：

福元双至从来有，祸不单行自古闻。

毕竟变出甚祸事来？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回 胡永儿大雪买炊饼

圣姑姑传授玄女法

诗曰：

近日厨中乏短供，婴儿啼哭饭箩空；

母因低说向儿道，爹有新诗谒相公。

当夜胡员外与张院君、永儿三口儿，正在后花园中八角亭

子上赏中秋饮酒，只见门公慌慌忙忙来报道：“员外，祸事！”员外道：“祸从何来？事在那里？”门公道：“外面中间这个解库里火起！”员外和妈妈、永儿吃那一惊不小，都立下亭子来看时，果然是好大火。怎见得这火大？

诗曰：

近日厨中乏短供，婴儿啼哭饭箩空；

母因低说向儿道，爹有新诗谒相公。

当夜胡员外与张院君、永儿三口儿，正在后花园中八角亭

子上赏中秋饮酒，只见门公慌慌忙忙来报道：“员外，祸事！”

员外道：“气祸从何来了事在那里？”门公道：“外面中间这个解库里火起！”员外和妈妈、永儿吃那一惊不小，都立下亭子来看时，果然是好大火。怎见得这火大？

初如萤火，次若灯光。然后似千条腊烛焰难当，万个生盆

敌不住。骊山顶上，料应褒姒逞英雄；夏口三江，不弱周郎施

妙计。烟焰焰卷昏天地，闪烁红霞接火云。一似丙丁扫尽千

千里，烈火能烧万万家。

这火正把房屋烧着，员外交妈妈与永儿：“且不要慌！便

烧尽了，也穷我们下半世不得！”只见那火焰腾腾，刮刮匝匝

只顾烧着，风又大得紧，地方许多人都救不灭，直烧了一夜。

三口儿只得在八角亭子上权歇。等天晓起来，叫人去扒火地盘，

众人去扒看，开了口合不得，睁了眼闭不得。胡员外不想被这

场天火烧得寸草皆无，前厅、后楼、过路、当房、侧屋都烧净了。

只指望金银器皿、铜锡动用什物，虽然烧烺了也还在地下，

交人扒看时，不料都被天收了去。上半世有福受用，如今福退

了，满火地盘扒看，并没寻处。就在亭子上住下，早晚饭食皆

无，亲邻朋友姓送了几食，又不免去借些柴米，只好一遭两次。

一口三，三日九，半年周岁，口内吃的，身上穿的，件件皆无。

将空地央人卖，又无人要。看看穷得篮缕，去求相识，在家里

只说不在；日常里认得的，只做看不见。自古道：贫居闹市无

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又道：百万豪家一焰穷。那胡员外在

亭子上一住，四下又无壁落，风雨雪下，怎地安身？不免搬去

不厮求院子里住；就似于今孤老院一般。时逢仲冬，彤云密布，

朔风凛冽，纷纷洋洋下一天好大雪。怎见得这雪大？

严冬天道，瑞云交飞，江山万岭尽昏迷。桃梅斗艳，琼玉

争辉。江上群鸳翻覆，空中鸥鹭纷飞，长空六出满天垂。野外

鹅毛乱舞，檐前铅粉齐堆；不是贫穷之辈，怎知寒冷之时，正

是：尽道丰年瑞，丰年瑞若何？长安有贫者，宜瑞不宜多！

爱雪的是高楼公子，嫌雪的是陋楼贫民。在东京城里这个

才落薄的胡员外，夫妻二人并女儿叫做永儿，原是大财主，只

因天火烧得落难，荡尽了家私，搬在不厮求院子里住。正逢冬

天雪下，三口儿厮守着地炉子坐地，日中兀自没早饭得吃。妈

妈将指头向员外头上指一指，胡员外抬起头来看见，道：“妈

妈没总事？”妈妈道：“怎的没甚事！大雪下，屋里没饭米；

我共尔忍饥受饿便合当，也曾吃过来。”指着永儿道：“他今

年只得十五岁，曾见甚么风光来？交我儿忍饥受饿！”胡员外道：“没计奈何，交我怎生是好？”妈妈道：“你是养家的人，外面却才雪下，若一朝半日冻住了，急切出去不得，终不成我三口儿直等饿死？你趁如今出去，见一两个相识，怕赚得三四伯文钱归来，也过得几日。”员外道：“我出玄见兀谁是得？”妈妈道：“你不出去，终不成找出去？”胡员外吃妈妈逼不过，起身道：“且把腰系紧些个。”开了门出去，走得两步，倒退了三步，口里道：“好冷！”劈面冷风似箭，侵人冷气如刀，被西北风吹得倒退几步，欲复回来，妈妈又把门来关上了。没计奈何，只得冒着风雪了走。走出不厮求院子来告人，不在话下。且说妈妈共女儿冷冷清清坐着，永儿道：“爹爹出去告人，未知如何？”永儿又道：“妈妈！雪又下得大，风又冷，爹爹去告谁的是？”妈妈道：“我儿！家中又没钱，不交爹爹出去，终不成我出去？我儿！你且去床头边寻几文铜钱，将去买几个炊饼来做点心，待你的爹爹回来，却又作道理。”与时永儿去床头寻得八文铜钱，娘道：“我儿出巷去买几个炊饼来，你且胡乱吃几个充饥。”永儿将衣襟兜着头，踏着雪走出不厮求院子来。到大街卖炊饼处，永儿便与卖炊饼的道个万福，道：“哥哥，买七文铜钱炊饼。”小二哥接了铜钱，看那女孩儿身上好生蓝缕。永儿剩一文钱，把来系在衣带上。小二哥把一片荷叶包了炊饼，递与永儿。永儿接了，取旧路回来，已是未牌时分，沿着屋檐正走之间，只见一个婆婆从屋檐下来，拄着一条竹棒，胳膊上挂着一个篮儿。那婆婆腰驼背曲，眉分两道雪，髻挽一窝丝。眼如秋水微浑，发似楚山云淡。形如三月尽头花，命似九秋霜后菊。却原来是个教化婆子，看着永儿道个万福，永儿还了礼。婆婆道：“你买甚么来？”永儿道：“家中母亲交奴家买炊饼来。”那婆婆道：“我儿！好交你知道，我昨日没晚饭，今日没早饭。你肯请我吃个炊饼么？”永儿口中不道，心下思量：“我妈妈也昨日没晚饭，今日没早饭。这婆婆许多年纪，好不忍见！”解开荷叶包来，把一个炊饼递与婆婆。婆婆接得在手，看了炊饼道：“好却好了，这一个如何吃得我饱，何不都与了我？”永儿道：“告婆婆，奴家却不敢都把与你。家中三口儿两日没饭得吃，妈妈交爹爹出去告人，止留得八文铜钱，交奴家出来买炊饼，大的妈妈吃，小的是奴家吃的。因见婆婆讨，奴家只得让一个与婆婆吃。”婆婆道：“你妈妈问炊饼如何买得少了，你却说甚的？”永儿道：“妈妈同时，只说奴家肚饥，就路上吃了一个。”婆婆道：“难得我儿好心！我撩拨你耍子，我不肚饥，我不要吃，还了你。”永儿道：“我与婆婆吃的，如何还了奴家？”婆婆道：“我试探你则个，难得你这片好慈悲孝顺的心。你识字么？”永儿道：“奴家识得几个字。”婆婆道：“我儿，恁地却有缘法！”伸手去那篮儿内取出一个紫罗袋儿来，看着永儿道：“你收了这个袋儿。”永儿接了袋儿道：“婆婆！这是甚么物事？”婆婆道：“这个唤做H如意册儿，‘有用他处。若有急难时，可开来看。你可牢收了。册儿上倘

有不识的字，你可暗暗地唤H 圣姑姑’，其字自然便识。切勿令他人知道。”永儿把册儿揣在怀里，谢了婆婆，婆婆自去了。永儿拿着炊饼到家，娘问道：“我儿如何归来得迟？”永儿道：“妈妈！街上雪滑难行。”娘儿两个吃了炊饼，不多时，只见员外归来。妈妈道：“你去这半日，见甚人来？”员外道：“好交你知道，外面见个相识，请我吃了酒饭，又与我三伯足钱。”妈妈欢喜，交员外道：“你去余些米，买些柴炭，且过两三日，又作区处。”免不得做些饭吃。到晚去睡，永儿却睡不着，自思：“日间的那婆婆与我册儿时说道，有急难便可开来看。如今没饭得吃，也是一个急难，我且将去开来看一看。”永儿款款地起来，轻轻的穿了衣裳，惊觉娘道：“我儿那里去？”永儿道：“我肚疼了，要去后则个。”下床来着了鞋儿，到厨下，雪光如同白日。永儿去怀中取出紫罗袋儿来，打一抖，抖出一个册儿来看时，只因胡永儿看了这个册儿，会了这般法术，直使得自古未闻，于今罕有。正是：数斛米粮随手至，百万资财指旨日来。毕竟永儿变得钱米么？且听下回分解。 .11 .

第三回 胡永儿试变钱米法

胡员外怒烧如意册

诗曰：

九天玄女好惊人，但恐于中传不真；
只为一时风火性，等闲烧了岁寒心。

当夜胡永儿看那册儿上面写道：“九大玄女法”。揭开第一板看对，上面写道。

变钱法——画着一条索子，穿着一文铜钱。——要打个胳膊放在地上，用面桶盖着。舀一碗水在手，依咒语念七遍，含口水望下一喷，喝声：“疾！”揭起面桶，就变成一贯铜钱。永儿即时寻了一条索子，将日间买炊饼剩的一文铜钱解下衣带来，穿在索子上，打了胳膊，放在地上，寻面桶来盖了。去水缸内舀一碗水在手，依咒语念了七遍，含口水望下只一喷，喝声：“疾！”放下水碗，揭起面桶打一看时，青碗也似一堆铜钱！永儿吃了一惊，没做理会处。思量道：“若把去与爹爹妈妈，必问是那里来的？”永儿就心生一计，开了后门，一撒撒在自家篱笆内雪地上，只说别人暗地里舍施贫的。便把后门关上，入房里来，把册儿藏了。娘道：“女儿！肚里疼也不？”永儿道：“不疼了。”依然上床再睡。

到天晓三口儿起来，烧些面汤，娘的开后门泼那残汤，忽见雪地上有一贯钱，吃了一惊，忙捉了把去与员外看了，道：“不知谁人撒这贯钱在后面雪地上！”那胡员外道：“妈妈！宁可清贫，不可浊富。我的女儿长成，恐有不三不四的后生来撩拨他，把这铜钱来调戏。”妈妈道：“你好没见识，东京城有多少财主做好事，济贫拔苦，见老人雪下，院子里有许多没 .13 .

饭吃的，夜间撒来人家屋里来舍贫。我女儿又不曾出去，你却这般胡说！”员外道：“也说得是，我昨日出去，求人三二伯钱兀自不能勾得。如今有这一贯钱，且余五伯钱米，买三伯钱柴，二伯钱把来买些盐、酱、菜蔬下饭，且不烦恼雪下。”三口儿到晚去睡，到二更前后，永儿自思：“昨日变得一贯钱也好，今日再去安排看。”永儿款款地起来，着了衣服，娘问道：“我儿做甚么？”永儿道：“肚里又疼，要去后则个！”娘：“苦呀！我儿先前那几日有一顿没一顿，这两日有些柴米，不知饥饱，只顾吃多了。明日交爹爹出去赎帖药吃！”永儿下床，来到厨下，一似昨日安排。如法用索穿钱，用面桶盖了，念了咒，喷一口水，揭起桶来看时，和夜来一般，又有一贯钱。永儿开后门，把这钱又安在雪地上，关了后门，入房里睡。到天晓，妈妈起来烧汤洗面，开后门泼汤，又看见一贯钱，好欢喜，拿了回来，胡员外道：“好蹊跷，这钱来得不明！”妈妈道：“莫胡说，我不怕！这是当方神道不忍见我们三口儿受苦，救济我们，又把这一贯钱安在我家。”员外见说，只得买柴、余米、买菜，安在家中。过三五日，雪却消了，大晴得好。妈妈对员外道：“趁家中还有几日粮食，你出去外面走一遭，倘撞见熟人，赚得三五伯钱也好。”员外听得说，只得走出丈。妈妈心宽无事，出去邻舍家吃茶闲话。

永儿见娘出去，屋里没人，关了前门，取出册儿，揭开第二板看时，上面写道：“变米法。”永儿道：“谢天地！既是变得米，忧甚么没饭吃！”寻个空桶，安在地上，将十数粒米安在空桶内，把件衣服盖了，念了咒，喷一口水，喝声道：“疾！”只见米从桶里涌将出来。永儿心慌，不曾念得解咒，米突突地起来，桶箍长久却是烂的，忽然一声响，断了桶箍，撒一地米。永儿见了，失声叫苦。娘在隔壁听得女儿叫苦，与邻舍都过来看，被生人一冲，米便不长了，只见地上都是米，娘共邻舍都吃一惊，道：“如何有这许多米？”永儿生一个急计，唤做脱空计，道：“好交妈妈得知，一个大汉驮一布袋米，把后门挨开来，倾下米在此便去了。吃他一惊，因此叫起来。”娘道：“却是甚人，是何意故？”只见隔壁张阿嫂道：“胡妈妈！你直恁地不晓得，是那有钱的员外财主，见雪雨下了多日，情知院子里有万千没饭吃的，做这样好事。不交人知道，撒钱、撒米在人家里，这是阴鹭；若明明的舍，怕人罗嗦。这个何足为道！”娘和女儿一边收拾，邻舍们各自去了。两个兀自收拾未了，胡员外却好归来，见娘儿两个在地下扫米，便焦燥起来道：“那见你娘儿两个的做作！才有一两顿饭米，便要作塌了！”妈妈道：“我如何肯作塌！交你看，缸里，瓮里，瓶里，桶里，都盛得满了，这里还有许多，兀自没家生得盛里！”员外看了，吃惊道：“这米却是那里得来？”妈妈道：“你出去了，我在隔壁吃茶，只听得女儿叫起来，我连忙赶将归来，看见一地却是米。”员外道：“却是作怪！这米从何来？”妈妈道：“永儿说见一个大汉，驮着一袋米来挨开后门，倾下米在家里便去了。”那

胡员外是个晓事的人，开了后门看，笆篱里外都没有人来往的脚迹。员外把后门关了，入来寻条棒在手里，叫：“永儿！”永儿见叫不敢来，员外扯将过米。妈妈道：“没甚事打孩儿做甚么！”员外道：“且闭了口！这件事却是利害！前日两贯钱来得跷蹊，今日米又来得不明。交这妮下实对我说，我便不打他；若一句不实，我一顿便打杀他！我问他因何有这两贯钱在雪地上？因何有这米在屋里？”永儿初时抵赖，后来吃打不过，只得实说道：“不瞒爹爹、妈妈说，那一日初了雪时，爹爹出去了。妈妈交我出去买炊饼了回来，路上撞见一个婆婆，看着我肚饥，问我讨炊饼吃。是奴不忍见，把一个小炊饼与那婆婆，他道：‘H 我不要你的吃，试探你则个。’便还了我。道是：‘H 难得你慈悲孝顺好心。’便把我一个紫罗袋儿，内有一个册儿，说道：‘H 你若要钱和米，看这册儿上咒语，都变得出来。’不合归来看耍，看那册儿上念咒，真个变得出来。”胡员外听得说，叫苦不知高低，道：“如今官司见个张挂榜文要捉妖人，吃你连累我，我打杀这妮子，也免我本身之罪！”拿起棒来便打。永儿叫：“救人！”只见隔壁干娘听得打永儿，走过来劝时，却关着门。干娘叫道：“员外饶了孩儿则个！闲常时不曾这般焦燥，为甚事打他？妈妈也不劝劝！”员外道：“干娘！可奈这妮子……”，又不敢明说，脱口说出一句道：“册儿上面都是用闲言闲语。”干娘听得员外说“册儿”，便叫道：“你女儿年纪小，又不理会得甚么，须是街坊上浮浪子弟们撩拨他论口辩舌。若不中看的，你只把这册儿来烧了，何须把孩儿打？”员外道：“也说得是。”看着永儿道：“你把册儿来我看！”那永儿去怀中取出册儿来，递与爹爹。员外接了道：“你记得上面的言语也不？”永儿道：“告爹爹，记不得。若看上面对，便读得出。”员外叫妈妈点一碗灯来，把册儿烧了。看着永儿道：“今日看干娘面皮，饶你这一遭。后番若再恁地，活打杀你！”永儿道：“告爹爹，再不敢了！”于娘自去了。员外道：“又是找夫妻福神重，只是自家得知；若还外人得知时，却是老大利害！”从今日米缸里便有米，床头边便有钱；古人原说是“坐吃箱空，立吃地陷”。一日三，三日九，那里过得半月十日，缸里吃的空了，床头钱使得没了，依然有一顿没一顿。求告人又没求告处，频频即乱，依先没饭得吃。

妈妈思量起永儿变钱变米，冷痛热疼埋怨老公道：“你却把永儿来打，又烧了他的册儿；今日你合该饿死，连累我和女儿受苦。你如何做这般人，靠米缸饿死，交我娘见两个忍饥受饿！”员外道：“事到如今，也没奈何，你只顾埋怨我怎的？”妈妈道：“才得有些饭吃，便生出许多事来！你既然大胆打他，须有用处置钱米。于今穷性命尚在，那册儿却把来烧了！”员外道：“是我一时没思算，千不合万不合烧了，早知留了那册儿也好。”妈妈道：“你省口时却迟了。这永儿自从吃爹爹打了，便不来爹娘身边来，只在房里。”员外道：“没奈何，我陪些下情央我女儿，想他还记得，再变得典钱和米答救我们，

我且去问他看。”员外走进房内，陪着笑道：“我儿！爹爹问你则个，册儿上变钱米的法你记得也不记得？”永儿道：“告爹爹，不记得。”妈妈道：“死汉走开！”娘的向前道，“我儿！看娘面，记得便救娘的性命则个。”员外道：“我此番不打你了！”永儿道：“前番因爹爹打了，都忘记了；暗暗也记得些儿，不知用得也不？爹爹，你去棹子上坐定，我交你看。”

“员外依着女儿口，棹子上坐了。只见女儿念念有词，喝声道：“疾！”那样子从空便起，吓得妈妈呆了。员外头顶着屋梁叫：“救人！”又下不来，若没这屋，直起在半天里去了。那时员外好慌，看着女儿道：“这个是甚么法，且交我下来！”永儿道：“交爹爹知道，变钱米法都忘了，只记得这个法，救不得饥，又救不得急。”员外道：“且放我下来！”永儿口中念念有词，喝声道：“疾！”棹子便下来了。员外道：“好险！几乎儿跌下来！”永儿道：“爹爹，去寻两条索子来，且变一两贯钱来使用。”只见那员外双手抱着三条索子，看着永儿道：“我见做你着，一客不烦两主人，多变得三四伯贯钱，交我快活则个。事发到官，却又理会。”娘和女儿忍不住笑。永儿把那索子缚一文钱，一贯变十贯，十贯变百贯，百贯变千贯，自从这日为始，缸里米也常常有，员外自身边也常有钱买酒食得吃，衣服逐件置办。

一日，员外出去买些东西归来，永儿道：“爹爹！我交你看件东西！”去袖子里摸出一锭银子来。员外接得在手里，颠一颠看，约有二十四五两重。员外道：“这锭银子那里来的？”永儿道：“早起门前看见买香纸的老儿过，车儿上有纸糊的金银锭，被我捉了一锭，变成真的。”员外道：“变得百十贯钱值得甚么？若还变得金银时，我三口儿依然富贵！”走到纸马铺里，买了三吊金银锭归来，看着女儿道：“若还变得一锭半锭，也不济事，索性变得三二十锭，也快活下半世。”永儿接那金银锭安在地上，腰里解下裙子来盖了，口中念念有词，喷上一口水，喝声道：“疾！”揭起裙子看时，只见一堆金、一堆银在地上。胡员外看了，欢喜自不必说了，都是得女儿的气力，变得许多金银。员外看着妈妈和永儿，商议道：“如今有了金银，官贵了，终不成只在不断求院子里住？我思想要在热闹去处寻间房屋，开个彩帛铺，你们道是如何？”妈妈道：“我们一冬没饭得吃，终日里去求人，如今猛可地去开个彩帛铺，只怕被人猜疑。”员外道：“不妨，有一般一辈的相识们，我和他们说道，近日有个官人照顾我，借得些本钱；问牙人见买一半，赊一半，便不猜疑了。”妈妈道：“也说得是。”当日胡员外打扮得身上干净，出去见个相识，说道：“我如今承一个官人照顾我，借得些本钱，要开个小铺儿。你们众位相识们肯扶助我么？只是要赊一半，买一半，作成小子则个。”众人道：“不妨！不妨！都在我们身上。”众相识一时说了，却那当坊市井赁得一间屋子，置些厨柜家火物件，拣个吉日开张铺面，把一贯货物卖别人八伯文，人人都是要便宜的，见卖

得贱，货物又比别家的好，人便都来买，铺里货物，件件卖得，员外不胜欢喜。家缘渐渐地长，铺里用一个主管，两个当直，两个养娘。没两年，一个家计甚是次第，依先做了胡员外。别家店里见他有人来买，便疑道：“跷蹊作怪，一应货物，主人都从里面取出来！”主管们又疑道：“货物如何不安在厨里，都去里面去取？”胡员外便理会得，他们疑忌段匹从里面取出来。自忖道：“我家又不曾买，却是女儿变将出来的。如今吃别人疑忌，如何是好？”过了一日，到晚收拾了铺，进里面交安排晚饭米吃，养娘们搬来，三口儿吃酒之间，员外分付养娘道：“你们自去歇息，我们要商量些家务事。”养娘得了言语，各自去了，不在话下。员外与永儿说道：“孩儿！一个家缘家计，皆出于你。有的是金银段匹，小计其数；外面有当直的，里面有养娘，铺里有主管。人来买的段匹，他们疑道只见卖出去，不曾见上行。从今以后，你休在门前来听了；卖得百十贯钱值得些甚么，若是露出斧凿痕来，吃人识破，倒是大利害，把家计都撇了。今后也休变出来民。”永儿道：“告爹爹，奴奴自在里面，只不出来门前听做买卖便了。”员外道：“若恁地甚好！”叫将饭来吃罢，女儿自归房里去了。自从与晚分付女儿以后，铺中有的段匹便卖，没的便交去别家买；先前没的便变出来，如今女孩儿也不出铺里来听了。胡员外甚是放心。隔过一月有余，胡员外猛省起来：“这几日只管得门前买卖，不曾管得家中女儿。若纳得住定盘星便好，倘是胡做胡为，交养娘得知，却是利害！”胡员外起这个念头来看女儿，有分交：朝廷起兵发马，永儿乱了半个世界，鼎沸了儿座州城。正是：农夫背上添军号，渔父船中插认旗！毕竟胡永儿做出甚跷蹊事来？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回 胡永儿剪草为马

胡永儿撒豆成兵

诗曰：

妖邪异术世间希，五雷正法少人知；

世上若交邪作正，天地神明必有私。

当日胡员外走入堂里，寻永儿不见，房里亦寻不见，走到后花同中，也寻不见。往从柴房门前过，见柴房门开着，员外道：“莫不在这里面么？”移身挺脚，入得柴房门，只见永儿在那空阔地上坐着一条小凳儿，面前放着一只水碗，手里拿着个朱红葫芦儿。员外自道：“一地里投寻他处，却在此做什么？”又不敢惊动他，立住了脚且看他如何。只见那永儿把那葫芦儿拔去了塞的，打一顿，倾出二伯来颗赤豆并寸寸剪的稻草在地下，口中念念有词，哈口水一喷，喝声道：“疾！”都变做三尺长的人马，都是红盔，红甲，红袍，红缨，红旗，红号，赤马；在地地团团的转，摆一个阵势。员外自道：“那个月的初

十边，被我叮咛得紧，不敢变物事，却在这里舞弄法术。且看他怎地计结？”只贝永儿又把一个白葫芦儿拔去了塞的，打一倾，倾出二伯来颗白豆并寸寸剪的稻草在地下，口中念念有词，哈口水一喷，喝声道：“疾！”都变做三尺长的人马，都是白盔，白甲，白袍，白缨。白旗，白号，白马；一似银墙铁壁一般，也排一个阵势。永儿去头上拔下一条金篦儿来，喝声：“疾！”手中篦儿变成一把宝剑，指着两边军马，喝声道：“交战！”只见两边军马合将来，喊杀连天。惊得胡员外木呆了，道：“早是我见，若是别人见时，却是老大的事，终久被这妮子连累。”要无事时，不如早下手，顾不得父子之情！”员外看了十分焦燥，走出柴房门，去厨下寻了一把刀，复转身来。

却说胡永儿执着剑，喝人马左盘右旋，合龙门交战，只见左右混战，不分胜败。良久，阵势走开，赤白人乌分做两下。永儿道：“收人马！”只见赤白人马，依先变成赤豆，白豆，寸草，永儿收入红白葫芦儿内了。胡国外提起刀，看着永儿先变成赤豆，白豆，寸草，永儿收入红白葫芦儿内了。胡员外提起刀，看着永儿只一刀，头随刀落，横尸在地。员外看了，心中好闷，把刀丢在一边，拖那尸首僻静处盖了，出那柴房门把锁来锁了，没精打彩走出彩帛铺里来坐地。心中思忖道：“罪过！我女儿措办许多家缘家计，适来一时之间，我见他做作不好，把他来坏了。也怪不得我，若顾了他时，我须有分吃官司。宁可把他来坏了，我夫妻两口儿倒得安迹。他的娘若知时，如何不气？终不成一日不见，到晚如何不问着甚么道理杀了他？”胡员外坐立不安，走出走入有百十遭。到晚收了铺，主管都去了，分付养娘：“安排酒来，我与妈妈对饮三杯。”员外与妈妈都不提起女儿，两个吃了五七杯酒，只已员外叹了咽气，簌簌地两行泪下。妈妈道：“没甚事如何这等哭？”员外道：“我有一件事，又是我的不是。我们大妻两个方得快活，我看女儿做作不好，一时间见不到，把他来坏了。恐怕你怪，你不要烦恼。”妈妈道：“员外怎的说这话，孩儿又做甚么跷蹊的事？”员外把那永儿变人马之事，从头至尾说了一遍。妈妈听得说，捶胸脚哭将起来，道：“你忘了三年前在不厮求院子里住时忍饥受冻，不是我女儿，如何有今日？你便下得手，把我孩儿来坏了！”员外道：“是我一时间焦燥，你休怨我，且看日常大妻之面！”妈妈道：“你杀了我女儿，我如何不烦恼！”

“妈妈又疑道：“适才我见女儿好好地在房里，如何说是坏了？”乃问道：“你是几时杀的？”员外道：“是日间杀的。”妈妈道：“既是日间杀的，我交你看一个人！”妈妈入去不多时，劈胳膊拖将出来。员外仔细看时：“正是我女儿！日间我一刀剁了，如何却活在这里？”唬得员外失惊道：“终久被这作怪的妮子连累，不免略施小计，保我夫妻二人性命。”胡员外含糊过了一夜，次日早起，先上开柴房门看时，唬得员外呆了，只见刀在一边，剁的尸首却是一把竹筴帚。员外道：“嗨，嗨！留他不得了，交他离了我家便了！”遂出来与

妈妈商议道：“常言道男大须婚，女大须嫁。如今永儿年已长成，只管留他在家，不是久长之讨，他的终身也是不了。”妈妈道：“说得是。”便叫当直的，去前街后巷叫两个媒人来。当直的去不多时，叫得两个媒人，一个唤做张三嫂，一个唤做李四嫂。两个来到堂前，叫了员外、妈妈万福。妈妈交坐了，叫点茶来；茶罢，叫安排酒来。张三嫂起身来告妈妈和员外道：“叫媳妇们来，不知有何使令？”员外道：“且坐，你二人曾见我女儿么？”张三嫂道：“前次曾见小姐了来，好个小娘子！”员外道：“我家只养得这个女娃，年方一十八岁，要与他说亲，特请你二人来商议则个。”张三嫂道：“谢员外、妈妈照顾媳妇。既是小娘子要说亲事，不知如今要人赘却是嫁出去？”胡员外道：“我只是嫁出去。”李四嫂道：“若要嫁出去时，这亲事却有。”员外取出六两银子来，道：“与你二人做脚步钱。若亲事成时，自当重重的谢你。”两个接了银子，谢了出来，分了银子。两个于路上说道：“那里有门厮当、户厮对的好人家？”李四嫂道：“我有一头好亲事在这里拖带你。”张三嫂道：“是谁家？”李四嫂道：“是大桶张员外有个儿子，年二十二岁，只要说一个好媳妇。我和你走一遭，且讨三杯酒吃。”两个迳来到张员外家，张员外见两个媒人来，便问道：“二位有何事到我家？”张三嫂道：“有一门好亲，特地来说。”员外道：“有多少媒人来说过，都不成得。如今不知是谁家女儿？”张三嫂道：“是开彩帛铺胡员外的女儿，年方一十八岁，且是生得好。”张员外道：“我曾在金明池上见来，真个生得好。则是我只有这个儿子，我却不肯入赘。”张三嫂道：“胡员外也要嫁出来。”张员外见说，十分欢喜，交安排酒来，二人吃了三杯，取出三两银子与他两个，说道：“若亲事成时，别有重谢。”两个收了银子，作谢出来，一路上商量道：“今日是好日，都顺溜。”复到胡员外宅里，见了员外，交坐道：“难得你们用心，才去说便有。”张三嫂道：“告员外，说的是大桶张员外的儿子，只有这个小官人；年方二十二岁，与宅上门当户对；真个十分伶俐，写又写得好，算又算得好，人材又出众。”胡员外听说了道：“且放过这头亲事。”两个媒人道：“员外！恁地一头好亲事，如何却交放过了？”胡员外道：“我心里便是有些不在意，你两个别有亲事再来说。”两个只得出来，张三嫂道：“虽是这头亲事不成，且撰得见两银子大家且归去再思量。”二人别了，到次日饭罢，只见张三嫂来见李四嫂道：“你有甚好亲事么？”李四嫂道：“我思量一夜，没有好的。昨日说的张员外，门当户对兀自不肯！”张三嫂道：“我有一头好亲在这里，是金沙唐员外有个儿子，年方二十岁，几番要说媳妇，只是不中他意。若说胡员外宅里女儿必成。”李四嫂道：“好！好！我同你去走一遭。”两个走到唐员外宅上来，只见唐员外在门前闲坐，见两个媒人一迳地走来，员外道：“请里面坐。”张三嫂道：“告员外，有一头好亲事，特地不与宅里小官人说。”唐员外道：“是那一家？”张三嫂道：“是开彩帛

铺的胡员外的女儿，见年一十八岁。”唐员外听得说，笑着道：“我知胡员外的女儿，且是生得好，又聪明伶俐。几次央人去说，胡员外摇得头落不肯，你却如何来说？”张三嫂道：“昨日胡员外叫将我两个去，一家与了三两银子，又与了三杯酒吃，要说门当户对的亲，故此媳妇们特来宅上说。”唐员外见说，十分欢喜，即时叫安排酒来，交两个吃了，把四两银子送与两个道：“若亲事成时，另有重谢。二位用心着力则个。”两个谢了唐员外出来，一路上说道：“这脚去钱是我们两个撰了，这亲事必然成。”来到胡员外宅里，胡员外道：“你两个有甚亲事来说？”张三嫂道：“告员外，今有金沙唐员外的儿子，年方二十岁，叫来宅上求亲。”胡员外道：“我认得唐员外的儿子。”张三嫂道：“实不敢虚誉说，他宅上小官人百伶百俐，写得算得，知法墨钉小官人。”胡员外道：“且放过去，别有亲时再来说。”两个媒人只得起身出来。

话休烦絮，似有好亲去说，听得说儿郎聪明伶俐，便交放过了。又隔了数日，两个媒人思量道：“难得胡员外，去时便是酒和银子，不曾空过，我两个有七八头好亲事去说，只是不肯，不知是甚意故？”李四嫂道：“今日我们两个没处去了，我和你去胡员外宅里，骗他几杯酒吃，有采骗得三二两银子，大家取一回笑耍。”张三嫂道：“你有甚亲事去说？”李四嫂道：“你休管，只顾随我来，交你吃酒便了。”两个来到胡员外宅里坐定吃茶，员外问道：“有甚亲事来说？”李四姐道：“告员外，今有和宅上一般开彩昂铺的焦员外的儿子。”员外问道：“他儿子几岁，诸事如何？”只因李四嫂启口说谐这头亲事来，有分交：胡永儿嫁人不着，做个离乡背井之人。正是：青龙与白虎同行，吉凶事全然未保。

毕竟这亲事成得成不得？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回 胡员外女嫁憨哥

胡永儿私走郑州

诗曰：
多言人恶少言痴，恶有憎嫉善又欺；
富遭嫉妒贫曹辱，思量那件合天机。

当日李四嫂对胡员外说：“焦员外的儿子约有三十来岁，撮两个角儿，口边涎沥沥地，尔子替他着衣裳，三顿喂他茶饭，不十分晓人事。”胡员外听了道：“烦你二位用心说这头亲事则个。”两个媒人听得说，口中不说，心下思量：“千头万头好亲，花枝也似儿郎，都放过了，却将这个好女儿嫁这个疯子！”两个又吃了数杯酒，每人又得了二两银子，谢了员外出来。对门是个茶坊，两个人去吃了茶，张三嫂道：“你没来由交我忍不住笑，捏着两把汗；只怕胡员外焦燥起来带累我，甚么意思！”李四嫂道：“我和你说这许多头好亲官都交放过了，我自取笑他；若胡员外焦燥时，我只说取笑，谁想到成了

事。”张三嫂道：“想是他中意了。若不中意时，定不把银子与我们，取酒与我们吃。”两个厮赶着，一头走，一头笑，迳投国子门来见焦员外。焦员外交请坐吃茶。员外道：“你两个上门是喜虫儿，有其事了来？”李四嫂道：“告员外！我两个特来讨酒吃，与小员外说亲！”焦员外道：“我的儿子是个呆子，不晓人事的。谁家女儿肯把来嫁他？”李四嫂道：“与员外一般开彩用铺的胡员外宅里，花枝也似一个小娘子，年方一十八岁。多少人家去说亲的都不肯，方才媳妇们说起宅卜来，胡员外便肯应成，特交我两个来说。”焦员外见说好欢喜，道：“你两个若说得成时，重重的相谢。”两个吃了数杯酒，每人送了三两银子，出得焦员外家，迳来见胡员外。李四嫂道：“焦员外见说宅上小娘子，十分欢喜，交来禀覆员外，要拣吉日良辰下财纳礼。要甚安排，都依员外分付。”胡员外听说，不胜之喜，自交媒人去回报。张院君道：“员外，我听得你与媒人说，我不敢多口，不知是何意故，好见郎不完就他，却交说嫁一个疯子，你却主何意念？”胡员外道：“我女儿留在家中，久后必然累及我家。便是嫁将出去别人家里，嫁了个聪明伶俐的老公，压不住定盘星，露出些斧凿痕来，又是苦我。如今将他嫁个木畜不晓人事的老公，便是有些泄漏，他也不理会得。”妈妈道：“这等一个好女儿，嫁恁地一叶疯呆子，岂不误了我女儿一生？”员外道：“他离了我家，是天与之幸，你管他则甚！”话休絮烦，两家少不得使媒人下财纳礼，奠雁传书；不只一日，拣了吉日良时，成那亲事。

却说焦员外和妈妈叫尔子来分付道：“小官人成亲，房中的事皆在你身上。若得他夫妻和顺，我却重重赏你。”尔子道：“多谢员外妈妈，尔子自有道理。”妈妈道：“恁地时，慢慢教他好。”尔子与妈妈入房里来，看着憨哥道：“憨哥！明日与你娶老婆也！”“憨哥”乃新女婿之小名也。憨哥道：“明日与你娶老婆也！”尔子又道：“且喜也！”憨哥道：“且喜也！”尔子口中不说，心下思量道：“我们员外好不晓事！这样一个疯子，却讨媳妇与他做甚么，苦害人家的女儿！那胡员外也没分晓；听得人说，这个女儿生得十分生得标致，又聪明智慧，更兼针线皆能，却把来嫁这个疯子，都不知是何意故！”

当夜过了，至次日晚间，相妈妈送新人进门，少不得要拜神讲礼，参筵拂尘，尔子扶那憨哥出来，胡妈妈看见，吃了一惊。但见：

面皮垢积，口角涎流。帽儿光，歪罩双丫；衫子新，横牵遍体。吊眉缩颊，反耳斜睛。靴穿膀腿步踉跄，六七人搀；涕泪沾唇嘴腌盼，一双袖抹。瞪目视人无一语，浑如扶出狰狞；拳须连鬓已三旬，好似招来鬼魅。蠢躯难自主，穷崖怪树摇风；陋脸对神前，深谷妖狐拜月。但见花灯，那解今宵合卺，虽逢鸳侣，不知此夜成亲。送客惊翻，满堂笑倒。洞房花烛，分明织女遇郡罗；帘幕摇红，宛是观音逢八戒。便教媒母也嫌憎，

纵是无盐羞配合。

当晚胡妈妈看见新女婿这般模样，不觉簌簌地泪下，暗地里叫苦道：“老无知！却将我这块肉断送与这样人，我女儿终身如何是了！”正是哑子慢尝黄味，难将苦口对人言。无奈与许多亲眷劝酬了一夜。次早只得撇了女儿。别了诸亲，回家与员外厮闹，不在话下。

却说胡永儿见娘入了，眼泪小从一路落，苦不可言。陆续相送诸亲出门，晚饭已毕，谢了婆婆，道了安置，随尔子人房里来。见憨哥坐在床上，尔子道：“你和小娘子睡。”憨哥道：“你和小娘子睡。”尔子道：“你和小娘子睡休！”憨哥道：“你和小娘子睡休！”尔子心里道：“只管随我说，几时是了？不若我自安排小娘子睡便了，”尔子先替憨哥脱了衣服，扶他上床睡倒，盖了被，然后看着永儿道：“请小娘子宽衣睡了罢！”永儿见尔子请睡，包着两行珠泪，思量道：“爹爹！妈妈！我有甚亏负你处，你却把我嫁个疯子，你都忘了在不厮求院子里受苦时，如今富贵，不知亏了谁人！休，休！我理会得爹爹意了，交我嫁一个聪明的丈夫，怕我教他些甚么；因此先识破了，却把我嫁这个疯子！”抹着眼泪，叫了尔子安置，脱了衣裳与憨哥同睡。尔子自归房里去了。永儿上得床，.27 .

把被紧紧地卷在身上，自在一边睡，不与憨哥合被。

自当日为始，荏苒光阴，过了半年。时遇六月间，天气十分炎热。永儿到晚来堂前叫厂安置，与憨哥来天井内乘凉。永儿道：“憨哥！我们好热么？”憨哥道：“我们好热么？”永儿道：“我和你一处乘凉，你不要怕！”憨哥道：“我和你一处乘凉，你不要怕！”永儿见憨哥七颠八倒，心中好闷。当夜永儿和憨哥合坐着一张凳子，永儿念念有词，那凳子变做一只吊睛白额大虫在地上。永儿与憨哥骑在大虫背上，口中念念有词，只见大虫载着永儿和憨哥从空便起，直到一座城楼上；这座城楼叫做安上大门楼，永儿喝声：“住！”大虫在屋脊上便住了。永儿与憨哥道：“这里好凉么？”憨哥道：“这里好凉么？”两个直乘凉到四更，永儿道：“我们归去休！”憨哥道：“我们归去休！”永儿念念有词，只见大虫从空而起，直到家中天井里落。永儿道：“憨哥！我们去睡！”憨哥道：“我们去睡！”自此夜为始，永儿和憨哥两个，夜夜骑虎直到安上大门楼屋脊上乘凉，到四更便归。忽一日，永儿道：“憨哥！我们好去乘凉也！”憨哥道：“我们好去乘凉也！”永儿念念有词，凳子变做大虫，从空便起，直到安上大门楼乘凉。当夜却没有风，永儿道：“今日好热！”拿着一把月样白纸扇儿在手里，不住手摇，此时月却有些朦胧，有两个上宿军人出来巡城，外叫做张千，一个叫做李万。两个回到城门楼下，张千猛抬起头来看月，吃了一惊道：“李万你见么？楼门屋脊上坐着两个人！”李万道：“若是人，如何上得去？”张千定睛一看，说：“真是两个人！”李万道：“据我看时，只是两个老鸦。”当夜永儿在屋脊上不住手的把扇摇，李万道：“若不是老鸦，如

何在高处展翅？”张千道：“据我看，一个像男子，一个像妇人。如今我也不管他是人是鸦，只交他吃我一箭！”去那袋内拈弓取箭，搭上箭，拽满弓，看清，只一箭射去，不偏，不歪，不斜，正射着憨哥大腿。憨哥大叫一声，从屋脊上骨碌碌滚将下来，跌得就似烂冬瓜一般。当时张千、李万把憨哥缚了，再看上面时，不见了那一个。

至次日早间，解到开封府来，正值知府升厅，张千、李万押着憨哥跪下，禀道：“小人两个是夜巡军人，昨晚三更时分，巡到安上大门，猛地抬起头来，见两个人坐在城楼屋脊上，摇着白纸扇子。彼时月色不甚明亮，约莫一个像男子，一个像妇人。小人等计算，这等高楼，又不见有梯子，如何上得去？必是飞檐走壁的歹人！随即取弓箭射得这个男子下来，再抬头看时，那个像妇人的却不见了。今解这个男子在台下，请相公台旨。”知府听罢，对着憨哥问道：“你是甚么样人？”憨哥也道：“你是甚么样人？”知府道：“你从实说来，免得吃苦！”憨哥也道：“你从实说来，免得吃苦！”知府大怒，骂道：“这厮可恶！敢是假与我撒疯？”憨哥也瞪着眼道：“这厮可恶！敢是假与我撒疯？”满堂簇拥的人都忍不住笑。知府无可奈何，叫众人都来厮认，看是那里地方的人。众人齐上认了一会，都道：“小人们并不曾认得这个人。”知府存想道：“安上大门城楼壁斗样高，这两个人如何上得去？就是上得去，那个像妇人的如何不见下来，却暗暗地走了？一定那个像归人的是个妖精鬼怪，迷着这个男子到那楼屋上，不提防这厮们射了下来，他自一迳去了，如今看这个人胡言胡语，兀自未醒；但不知这个人姓名、家乡，如何就罢了这头公事？”寻思了一会，喝道：“且把这个人枷号在通衢十字路口。”看着张千、李万道：“就着你两个看守，如有人来与他厮问的，即便拿来见我。”不多时，狱卒取面枷将憨哥枷了，张千、李万搀扶到十字路口，哄动了大街小巷的人，挨肩叠背，争着来看。

却说那焦员外家尔子和丫鬟，侵晨送脸汤进房里来，不见了憨哥、永儿，吃了一惊，慌忙报与员外、妈妈知道。员外和妈妈都惊呆了，道：“门不开，户不开，去那里去了？”焦员外走出走入没做理会处。忽听得街上的人，三三两两说道：“昨夜安上大门城楼屋脊上，有两个人坐在上面，被巡军射了一个下来，一个走了。”又有的说道：“如今不见枷在十字路口？”焦员外听得说，却似有人推他出门的，一迳走到十字路口，分开众人，挨上前来看时，却是自家儿子，便放声大哭起来，问道：“你怎的去城楼上去？你的娘子在那里？”张千、李万见焦员外来问，不由分说，横拖倒扯捉进府门。知府问道：“你姓甚名谁？那枷的是你甚么人，如何直上禁城楼上坐地，意欲于何歹事，与那逃走的妇人有什么缘故？你实实说来，我便放你！”焦员外躬身跪着道：“小人姓焦名玉，本府人氏。这个枷的是小人的儿子，枉自活了三十多年纪，一毫人事也不晓得；便是穿衣吃饭，动辄要人，人若问他说话时，他便依人言